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

報應八

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法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奇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真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門靜生

西晉蜀郡沙門靜生出家以苦行致稱為蜀三賢寺主
誦法華經每誦經時常感虎來蹲前聽誦訖乃去又恒
見左右有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精勤彌勵遂終其業
云出法苑珠林

釋曇邃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
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肯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
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
猶是睡中覺已身已在白馬島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
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
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
傳神異至夏覺神送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

願畢於是遂絕

出法苑
珠林

釋慧慶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靜有戒
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
指讚嘆之聲曾於大雷遇風濤船將覆沒慶惟誦經不
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

精勤矣

出法苑珠林

費氏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為寧州刺史費少而敬

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得病忽苦心痛闔門惶
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
死也既而睡臥食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窻中援手以摩
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瑱
從妹於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
終每以此端進化子姪焉

出述
異記

趙泰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

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皂單衫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

過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辭
恒遣六師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相
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
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穩無為泰答一無所為上不犯
惡斷問都竟使為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
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水
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犂地
獄男子六千人有火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

有劍樹上然火其下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
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泰見父母及一弟
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賫文書來救獄吏言有三人其
家事佛為有寺中懸幡蓋燒香轉法華經呪願救解生
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光大
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
寶耀日堂前有二獅子併伏象一金玉牀云名獅子之
座見一大人身可長丈餘姿顏金色項有日光坐此牀

上沙門立侍甚衆四坐名真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
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
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云有
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時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
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一城云縱廣二百餘里名
為受變形城云生來不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
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
屋廣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

受是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趨去殺者云當作蜉蝣蟲朝
生夕死苦為人常短命偷盜者作猪羊身屠肉償人淫
逸者作鵠鷺蛇身惡舌者作鵠鷺鷺惡聲人聞皆呪
令死抵債者為驢馬牛魚蟹之屬大屋下有地房北向
一户南向呼從北户又出南户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
見一城縱廣百里其瓦屋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
不為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有五千
餘步名為地中罰謫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萬皆裸形

無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故相浼為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何以為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何故死來使開滕檢年紀之籍云有筭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及弟懸幡蓋誦法

華經作福也

出幽冥錄

釋慧進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出祥
異記

沙門法尚

齊武帝時東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鮮紅
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已
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
經纔發聲其脣舌一時鼓動見者毛豎以事奏聞詔石
函緘之

出梁高僧傳

釋弘明

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
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

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每明坐禪虎常伏

於室內

出法苑
珠林

釋志湛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街草寺省事
少言人鳥不亂恆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
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
後發看之唯舌如故眾為立塔表焉

出法苑
珠林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

不朽

出法苑珠林

釋智聰

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恒有虎遶

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
有此禮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棲霞
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曰爾與我有緣耶於是
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
往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
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為恆式聰至貞觀中遷化年九
十九矣

出唐高僧傳

曇韻禪師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於離石北山常誦法
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仍
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著淨衣入淨
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
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
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暫廢後遭胡賊
倉卒逃避方箱盛其經置高岩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
岩下獲之中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出法

苑珠
林

李山龍

唐李山龍馮翊人左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見被收錄至一官署甚廣大庭前有數千囚人枷鎖杻械皆北面立吏將山龍至庭廳上大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尋呼山龍至階王問汝平生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恆請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

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來北間有高座王曰可昇
座誦經王即起立山龍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
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復立階
下顧庭前囚已盡去矣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衆
囚聞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
人厯觀諸獄吏即引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城
旁多小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窗中即不復出山龍怪
問之吏曰此是大地獄中有分隔罪計各隨本業赴獄

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院見有大
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
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
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
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更復
追錄山龍即謁王請抄王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
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吏
皆請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出門有三人謂之曰

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見遺吏謂山龍曰彼三人者是前
收錄使人一人以赤繩縛君者一人以棒擊君頭者一
人以袋吸君氣者今見君還故來求乞山龍惶懼謝曰
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
邊古樹下燒之山龍諾吏送歸家見親眷哀哭經營殯
具山龍至屍旁即甦曰以紙錢束帛并酒食自於水邊
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媿君不失信重相贈遺言畢不

見

出冥
報記

蘇長

蘇長武德中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風浪覆舟溺
其家六十餘人唯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船中妾頭戴
經函誓與俱溺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
其經了無濕汚獨存其命

出法苑
珠林

尼法信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訪工書者
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更

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
息徑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
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嘗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
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
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
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
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
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

出冥
報記

李氏

唐冀州封丘縣有老母姓李年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及甦說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問

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
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
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婢至即答四十放還遣問
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
生善處遂爾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逆久而
始蘇股皆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
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
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隱師夢有

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
及隱禪師行道顧召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
往者二人來前母曰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
師見存道俗欽敬

出冥
祥記

徹師

唐絳州南孤山隱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穴
中徹師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識字
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

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
如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

出冥報
拾遺

悟真寺僧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法
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間然無覩
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
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
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

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年

也

出宣
室志

釋道俗

唐釋道俗者不測所由止醴泉山原誦法華經為業乃至遍數千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

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
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
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出法苑
珠林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令
史往還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
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

死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轉誦法華之

靈驗也

出法苑珠林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鵲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鷦法師每有餘食恆就巢哺之鵲鷦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曰某等為先有小罪遂受鵲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

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
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之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
因為作滿月僧呼為鵲兒並應之曰唯

出冥報
拾遺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

報應九

竇傅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藥荀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頴

邢懷明

王球

竇傳

晉竇傳者河內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
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
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

殺之沙門支道林時在護營中先與傅相識聞其執厄
山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傅謂山曰今困厄命在漏
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傅先亦
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
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摧然離體
傅乃復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
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
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

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
逃隱一林中須臾護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
踐林無不徧至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
還鄉里敬信異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後過江為謝居士
數具說其事焉

出真傳
拾遺

周璫

晉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
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

佛密令持小品齋轉讀三日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
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
人遣取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蹶踖有頃
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
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
使前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當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
氣滿宅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
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

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雲誦眾經二十萬言

出冥祥記

竺法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政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剗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業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

乎義以太元七年亡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跡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義每說其事輒凜然增肅焉

出迷異記

王珉妻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敍前生時事事有驗

出辨正論

竺長舒

晉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音經為業後居吳中於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薨簷相繼皆焚長舒家正住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念觀世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合縣驚異之時有惡少年訝其靈應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少年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誦觀音為業每有事恆得脫免

出辨
正論

潘道秀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
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
法恆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
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怡然不覺安
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出冥
祥記

藥荀

晉藥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
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

駭目苟恐怖分盡尤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
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體既浮
涌脚似履地俄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

出冥

祥記

張崇

晉張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堅既敗
長安百姓千有餘家南走歸晉為鎮戎所拘謂為游寇
崇與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禁至腰各相去二

十步明日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念觀世音
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
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辭晉
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崇拜
石即破焉崇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
為人所畧賣者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

者出法苑
珠林

釋開達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為羌所執時年
大饑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中十有餘
人羌日夕烹菹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
不懈於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羣
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噬柵木得成小缺
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噬柵謂必見害柵既穿
不入心疑其異謂是觀世音力計諸羌未及便即穿柵
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出法苑
珠林

竺法純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路
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風波
浪如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誦
觀世音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即乘
度之而此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

出法苑
珠林

釋道泰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義熙中嘗夢人云君
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
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念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
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
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
大流汗胸體即輕所患平差

出法苑
珠林

郭宣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

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
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
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
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
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為流矢所
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出辨
正論

呂竦

晉呂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縣其南溪流急岸

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尤懷危懼竦自說其
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餘里日向暮大風雨晦暝如漆不
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
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
在前後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郝嘉賓周旋郝所傳說出

苑珠
林

徐榮

晉有徐榮者瑯琊人也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

誤墮洄洑中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名
須臾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舡者踊出洄洑中沿江而
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湧浪轉盛
榮誦經不輟忽望見山頭有火焰赫奕迴舟趨之逕得
達岸既至即不復見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
衆愕然曰風雨如此豈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榮後
為會稽府督護謝敷嘗聞榮說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
道蘊謹篤士也亦具其事為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出法

苑珠
林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
供養僧尼值虜主末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
滅一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
音頌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
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出冥
祥記

南宮子教

南宮子教始平人也戊新平城為狝狝虜兒長樂公所
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教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
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教羣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
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教
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教亦不知所以作此
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

戴

出冥
祥記

徐義

符秦徐義高陸人為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
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
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
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
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
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

出冥
祥記

畢覽

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

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出冥
祥記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園裏乃隱溝

邊叢棘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
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後逕出

家

出冥
祥記

孫道德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
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
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丹心投誠歸誦觀
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出冥
祥記

張興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元嘉初興嘗為劫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偶經囚邊妻驚呼閤梨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

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閭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蹕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異匿之獲免焉

出冥祥記

曇無竭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貴經誦念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

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

出法苑珠林

車母

車某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

專行慈悲

出宣
驗記

釋曇穎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癰疾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取涎以傅癰上所傳既遍鼠亦還

活信宿之間瘡疾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

出高僧傳

邢懷明

宋邢懷明河間人為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脩
之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遁南歸夜行晝伏三日
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
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
那得至而反暗脩等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征恆頂戴

觀世音經誦讀不廢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遂得脫
免居於京師忽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
家有血氣宜移避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
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為
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
竝以劉湛之黨被誅夷

出法苑珠林

王球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於郡

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
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
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
按行品併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
觀音第三太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
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
三日而被原宥

出法苑
珠林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一

報應十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罔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省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舫飄颺中江風疾浪湧唯待淪覆惠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颺截流如有

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其岸一舫全濟

出法苑珠林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即元嘉

十四年也

出冥祥記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

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
誦觀世音經千遍鐐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曰釋
之出談

數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
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
何可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
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

起念佛不離心既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
遂免厯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釋道冏

姚秦沙門釋道冏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
采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
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
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
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

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
岩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
鎮廣陵請罔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
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罔起禮拜謝欲坐禪
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
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
香授道罔道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為受
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

衆會諸僧唯覩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出法苑
珠林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參軍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倏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迴船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悟神力焉

出法苑
珠林

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
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常誦觀
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
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
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
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
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

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
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
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

蒙釋放

出法苑
珠林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
衣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和亦預行
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

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
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
而問之和答對謬畧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
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刃
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出法

苑珠林

齊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為傅藥明

旦瘡愈也

出感應傳

毛德祖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追伏在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得免死也

出辨正論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為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

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
一心專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

出辨
正論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
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
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
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

因奏獲免

出宣
驗記

張達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鑠械自脫因

遂獲免終身齋戒

出張氏傳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
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
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三段膚
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

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迹三敕寫其經
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
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

出冥
祥記

高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為殺人被收鑕頓地牢分意必死
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何
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
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

僧旬日用心鉗鑊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
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

出宣
驗記

史雋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
也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
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
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出宣
驗記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其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咒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

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逾千遍曾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千百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

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
太山以讀誦為事唐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還忽患疾
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人及美女十數屢來相
擾智楷端然不動漸相逼斥並云輿智楷擲置北澗裏
遂總近前同執捉有攬著袈裟者忽齊聲念佛却後懺
悔請為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
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也

出法苑
珠林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
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
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

出辨
正論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疾冥
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
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
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

出
法

施珠林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座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己諸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

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憲頂禮如常
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
彌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污染與
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大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
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事云耳

出廣
異記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
累遭風水遺失差眾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行

夫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堂楊覲利其使與景倩左右構成景倩使覲來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遞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鑠鑠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飢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恆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鑠忽然間解形體蕭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

人盡卧珪乃拆所釘拔除出船背至觀房上呼曰楊觀
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
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
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
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
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蘆中潛伏又江邊
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為珪裝
束送至滁州州官寮歎美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

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珪一時潰散觀因此亦出

家焉

出卓
異記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歷初為衢州司戶性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念誦無不差愈念誦之時必有異類譎詭之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

汝因便隨去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兒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腳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悶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

我耶答云為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
哺爾鬼等太喜叫肉中翌日為設食食畢皆去所病亦
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即持之及患天行
恆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
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
是何刀琦云是殺魔刀僧遂奄滅俄有鐵鎚空中下擊
刀累擊二百餘下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鐐水
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識

此否琦答云不識人云此鐵鑊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
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舁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
數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
無屋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
疾篤復至心念觀音遙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
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於庭中羣鬼列坐琦口中
有二鬼躍出就坐食訖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
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對又為緋綠等衫庭中焚

之鬼著而散疾亦尋愈永泰中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
誦多心經忽有一聲如鳥飛從坐處肉中寢淫向上因
爾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惱乃益澄定須臾如
故復見牀前死屍脰脹有蛇大如甕兼諸鬼多是先識
死人撩亂爍已琦閉目至心誦經二十四遍寂然而滅
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
疫癘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經得四五句忽見燈下有
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便聞李氏口中作

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東西及上下
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久乃寤云王
三郎耶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窗中一人
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
簾幕皆被奴刀斫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
遍李氏尋愈也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二

報應十一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冲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
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
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曰我本應墮
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
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
為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供養時在寺中
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

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
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已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
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
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
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否世光後
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帔去
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天冠與羣天人鼓
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

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觀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尋即出來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撈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車將軍

出冥祥記

董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

法卒得山毒之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
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
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
不能泅遲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測然發
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
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吉頸及渡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
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

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

相犯冒恆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
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
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尅也言畢而去經宿所焚地四際
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出冥
祥記

宋史國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
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
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捨別之

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
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

出幽
明錄

張元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
載元懼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
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
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並施法
界乞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有

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誦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

出法苑

珠林

釋智興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無善

行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寺僧智興
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今生樂處思
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意殷勤及寤說之人
無信者尋復夢如初後十餘日凶問與夢符同乃以絹
奉興合寺大德至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
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
及增一阿合經鳴鐘作福敬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
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中破裂不以為苦鳴鐘之始

先發善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
鐘聲俱時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察志常奉修故致
茲通感焉

出異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
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維繫雄專念普門品日
三十遍鐫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玄視其鐫堅全在
地而鈎連不開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

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鑠封記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
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視之封題如
故而鑠自相離忻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
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
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鑠
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出法苑
珠林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

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
吏為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
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
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
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
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
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名亦屬前定耶滿授鄧州
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出朝野
僉載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
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
不知道冲專念尊經俄見炬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曉火
滅乃達昆明

出報
應記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遍唐開元初避事普州安岳縣
與人有隙讒於使君劉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僧云

急去驚起便走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無路遂
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出報
應記

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
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泊至乃云附
載渡淮耳御船者欲毆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
留判官某云無擊反責所由云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
也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慙既濟與某分路須臾至

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謂曰吾適渡汝何為復至可即遽去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適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雖為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某欲前請救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遂拜鬼云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回請云識續命經否某

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間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會須暫謁地府衆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云與所誦實同因合掌云若爾尤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袒示之願乞少錢某云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辦鬼云唯二

百千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辦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妳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云是夢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妳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

出廣異記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瘧鬼昕乃咒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為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乃相與送女至舍

女活後昕亦到舍也

出廣異記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

侯姓裴氏

未弱冠

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

害公子謫為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
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眾時天后方任酷吏
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
所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瓌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
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
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
但俯伏掐訣

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咒其訣
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

而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

戌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俛而誦之既得仰視
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字名當二
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卻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
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
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
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
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
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

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偽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
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
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
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
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
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挈免事解後
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
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

紀出

聞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厯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娥冶自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為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

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
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
為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
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
纔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
塗君左股將以為誌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
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
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

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縣令此時正當與君
為夫婦未間幸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
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為夫婦

出異
物誌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常
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
須不可忍眉鬚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
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爾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

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後瘡
瘕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
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開元寺通慧大
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

出報
應錄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恆以課誦為事未嘗暫廢因
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羣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
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

許名道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為灩澦堆龍王三十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繁皆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失所在

出報
應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三

報應十二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彪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畧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謂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間尋

即全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見
三人以鈎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判走多
時應恐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釣人乃放之謂應曰
曇鎧潤絕已久病甚遣請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數日
而蘇說有數人以鈎釣之將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鑊湯
刀劍楚毒之具應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
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方長丈餘執金杵
欲撞釣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久生

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
生天矣應即復蘇三日之中持齋頌唄遣人將疏取曇
鎧名至日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沐冠帶如睡
而亡

出法苑
珠林

釋道安

東晉恆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
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
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

眉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
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
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則

出法苑
珠林

周閔

周閔汝南人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
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
有他經數部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
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歎惋不

覺大品忽自出外閤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
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其素廣五寸而
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鬕寘之並緘於深篋
中永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
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
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雲
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
如麻子點畫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

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道尼轉誦

出冥
祥記

王懿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為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為
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飢疲絕
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各與
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厲俄
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引導如此者三於
是隨狼行水纔至膝得路歸朝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

刺史嘗欲設齋宿昔洒掃盛列香花經像忽聞法堂有
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
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
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信悟

出法苑
珠林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
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嘗
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為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

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數
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

出法苑
珠林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
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
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
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國家
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

而自現也

出辨
正論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加傾心

出辨
正論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

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
常為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奉不明
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
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執
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
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靈驗密委
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禹步報持刀索云斥佛
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毆打

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躄不能行魏巨體
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
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

出法苑珠林

陳安居

宋陳安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
盈宅父獨敬信釋法恆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
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忽得病發狂則
為謠神之曲迷悶邪僻如此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

若我所執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齧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勸之安居不聽經三年病發死但心下微煖家不敢殮至七日夜守者覺尸足間如有風來颺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尸蹙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仍求水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有人若使者侍從數十人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百餘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將至府所如局司之處俄有人授紙筆令安居曰可疏二

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居可人既義稱安有教付刺奸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只可三尺械議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少頃見一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見苦楚畧

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
惶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
也安居至門見有桎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
至階下一人冠冕立於囚前讀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
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
祭酒嘗亦奉道供化徒衆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
棄本妻妻嘗訴冤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一
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姪無以異也付法

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污爨器中此婦還見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而其舅每罵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致此惡婦得行汗穢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且已請謝神是無罪矣舅罵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至次到安居階下人具讀明牒為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誑百姓罪

宜窮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敕
催錄取來已而府君遣安居還若可去善成勝業可壽
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將離府局司云君可拔却
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至向遊貴人所貴人
亦至云知汝無他罪得還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辦
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貴神道之美吾家
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
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百

步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關成次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罪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矣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其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仆於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

果壽九十三也

出法苑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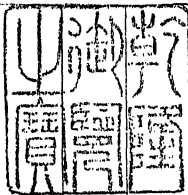
馬處伯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着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人皆記八人命

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遲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處伯後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處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鬚項有光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

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大小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
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
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

出冥
祥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三